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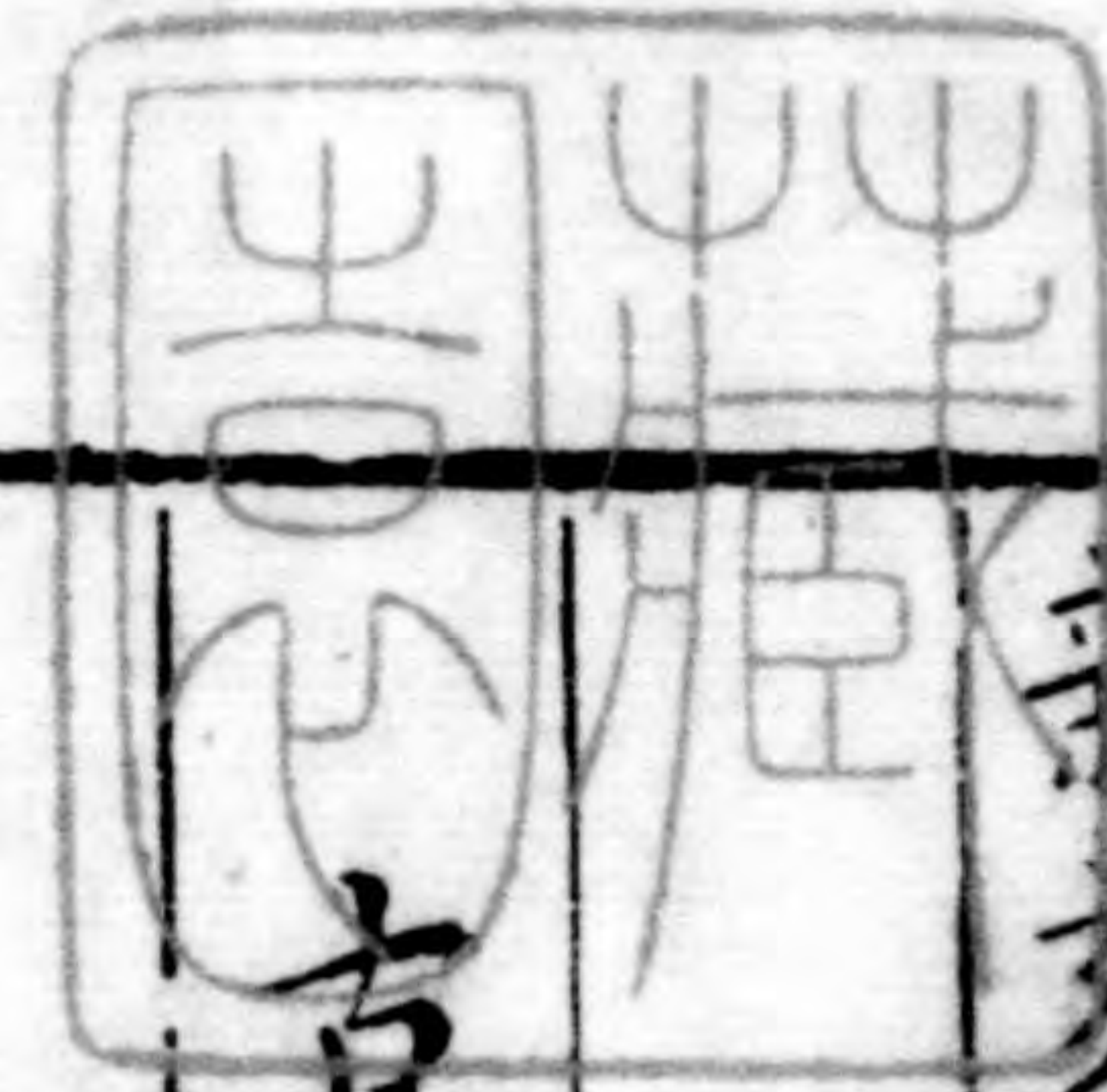
新刻洞天清錄集

錢唐 胡文煥 德甫

古琴辨

斷紋

古琴以斷紋為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為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應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



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為
絃所激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
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劒鋒偽則
否

偽斷紋

偽確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
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用雪罨激烈之或用
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劒鋒亦易辯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兩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為之
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處則嵌橫堅木以承絃
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潤非若今聳而狹也惟
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
捲而下通身如壺瓶此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
形名竹節樣其異樣皆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絃
下妥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陰陽材

古琴陰陽材者蓋桐木面日照者為陽背陽不面日
者為陰謂如不信保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
而陰必沉雖反覆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

士所未嘗言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
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
絨非他物比也

取古材造琴

古琴難得於精金美玉得古材命良工旋製之斯可
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
柱榱桷然梁柱恐為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
紙甌水槽患其薄而受濕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
近鐘鼓為金聲所入最為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
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

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
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
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
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
聞乞伺一年斲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為
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
流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云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
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
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
不聞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

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製琴不當用俗工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每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桌上橫厚木於桌下夾卓以篾絲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極

細骨灰如薄連紙正一上並一月方乾面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擇琴不必泥名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為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畱心斲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製琴不必求奇

湖廣有范氏魯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

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為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或自岳之外別有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色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盡退惟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莫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擇琴底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制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搗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

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縷條條如絲線密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搗不入為奇其搗得入者而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
色透裏食全無白色更
加細密萬金良材
更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
取其懸置土或吹曝以風
土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
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
歷年久然後受陰陽
氣而成材之滋壯而裏
而老而尤陰陽之氣去
盡然後反本還元復
與水虛同賡其奇好處
巧與造化同功此豈人力
所能致哉豈必曝而能
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
花桐春來開花如芍藥有
而做紅輝折桐花有櫻
桐其實堪以醃油刺

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人多誤用之

梓木多等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為琴底者也有黃心梓
其理正類楮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
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為材
料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琴腹

製琴腹宜安鳳足處須小阮之過足則腹寬之蓋聲
遇阮則不直達過阮寬則復揚而出所以韻長乃唐
雷文秘法此論琴腹橫廣也而底皆然於阮處穿鑿

足

琴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下須令
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小相當毋
差毫釐若柄小而紙以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
宜用此三等木切不可金玉犀象為多晦盜併為
琴害矣

雷張槽腹法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
於龍池鳳沼之絃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

桐其木獨身皆生刺如
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
常用楸桐詩曰椅桐梓
漆爰代琴瑟書曰椅木
梓實而桐皮即今花桐
也花桐之實正類梓
實桐即今梧桐也二者
雖此可以為琴而梧桐
理疏而堅花桐柔而不
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
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
為桐而不知堅而輕者
為梧桐也性手滿天下
無良琴也俚語曰新為
桐舊為銅蓋指梧桐
也
此三條在楸梓兩

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反若如瓦相合而治之唇又關閉不宜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琴受生氣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為世用多是聲沉闇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濕氣勝耳法當用大甌蒸之以去濕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朗經一月餘聲復矣

浦江古琴

婺母浦江一士大夫家發地得琴頗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為臣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府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琴面有穿孔

南昌一士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絃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從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絃今已轉從他處

琴案

琴案須作維摩樣庶案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為第一次用堅木厚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坵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板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棗木不用膠合而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濶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琴室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厦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岩洞石屋之下清曠地清寂境更有泉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

挂琴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為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猫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梅月

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之陰涼處琴匣之制須
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
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
袋上作大襜豎背肩後則不損然襜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

彈琴盥手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絃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
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污天氣太燥亦難為

絃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彈琴

惟取香清而煙少者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沉
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兒女態者

對花彈琴

彈琴對花惟岩桂江梅茉莉荼蘼薝蔔等香清而色
不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宜也

彈琴對月

夜深人靜明月當軒香麝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
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

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闕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君子之事有缺文

臨水彈琴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洒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膝上橫琴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窓披衣

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為此

蚌徽

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光彩愈煥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上產珠蚌則有光彩

道人彈琴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辨

世之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未知有端溪殊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岩而不知下岩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漆墨青花二種初未嘗紫此無他耳未曾觀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辨惟說端歙二溪而不他及端歙或強以為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志於用硯者其誰知之

端溪下岩舊坑

端溪下岩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湏千夫堰水汲盡深丈篝火下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岩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溪下岩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紫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為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黑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濕方

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曆
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銚愈出不退鈍不假磨
礮下岩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
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岩則否

端溪中岩舊新坑

端溪中岩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
如菘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
線蓋豎而圓者為眼橫而長者為條紋此種亦是卵
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
銚不退不假磨礮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岩新坑色淡

紫眼如鵠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
者扣之有聲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
枯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銚退乏必假磨礮今此
品難得遂為希奇之寶百硯之中見一二耳世以其
希有又目未曾觀古硯遂目此為下岩舊坑不知此
去下岩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岩新坑

端溪上岩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為雄雞眼
扣之璫璫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乏光如鏡
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硯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端溪者

一種石潔石出九溪潔溪表淡青裏深青紫而帶紅有極細潤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則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線或黃脉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則黯然不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為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硯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人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太雕篆或作蓮荷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

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硯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新坑

歙溪龍尾舊坑新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不減端溪下岩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澀墨端溪下岩則直如鍤盤塌蠟矣以此為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麓燥

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大盈三尺者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蚕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潤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無紋粗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寸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蘿荻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之光硬大者盈一二尺

金星舊坑新坑

金星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資質亞端溪下岩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也漆黑歸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淡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

銀星舊坑新坑

銀星新舊坑並粗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洮河綠石硯

除端歛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硯然目所未覩今或有綠石硯名為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墨玉硯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填過之止堪作硯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

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硬墨若用純黑處為硯當在端溪下岩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為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為之硯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而周圍寬三指或作皂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穴小窳容指本以之出硯而

多泄潤氣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黑汁流下多汚
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
硯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
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絝褥正為是也

古鍾鼎彝器辯

三代制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
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
余嘗見夏琫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
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

嵌今俗訛為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水土傳世三等古銅器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
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
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銅器陸水千年則純綠色而
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
此二品體輕者為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卒未
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
為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
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

古則不曾入水土惟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硃為之易辨也

銅腥

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

夏用鳥跡篆商用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

以來或用陰識其字凹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古物也

款文

識款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款乃花紋以易識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款識真偽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又深淺如一亦明淨分

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類一也良
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設有古
器歟識稍或模糊必是偽作其體質顏色臭味亦自
不同

蠟模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如此器樣又加歟識刻畫
畢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畧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
縫微令有絲線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
候乾再澆必令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
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
二寸畱窠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為
貴也

白容器

白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
州白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
軀薄漆黑歟細雖可愛然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
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偽古銅器

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
器上令勻然後以礮醋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

面色急入新汲水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卽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覆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能逃識者之見

古銅瓶鉢養花果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爾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靈異

古銅多能辟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木魅之能為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鳴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鍾能應時自鳴此古器靈異也

古印章

古之居宮者必佩其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上移篆畫停勻故左有二字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尚如

此今朝則否

古器無識文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為非古但辨其體質款文顏色臭味則無餘蘊矣

刁斗鑄斗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厭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偽大抵刁斗

如世所用者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訛刁字為銚字耳字書以銚為田器不言可知也若鑄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嘗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鑄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鑄有足耳又字書以鑄為溫器蓋古以鼎烹鼎則難卒至火力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鑄余所見者正然

鼎大小

余猶及見漢館陶候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

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
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熟之
物以祭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人食器亦
有象銚釜者凡曰鬲曰匝曰甗曰尊異形有甚小者
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香爐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
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爵爐則古之爵後狔爐則
古踞足豆香毬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
古為之者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

此亦有偽者當以物色辯之

古器不知名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周迴有十二環
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而兩環乃在腹下足
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為古歌器

追蠡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趙地岐注以追為鍾紐於
義未安者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
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
滅也趙氏釋蠡為絕亦非絕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

物用久而剝蝕剝蝕者為蟲

春陵塚古鏡

道州民於春陵侯塚得一古鏡於背上作菱花四朶極精巧其鏡面皆用水銀印今所謂磨鏡龜也鏡色略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餘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晉塚古器

或傳嵯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

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恠石辯

恠石小而起峯多或有岩岫聳秀嶽嶽之狀可餐几案觀玩奇物也其等有靈璧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于後

靈璧石

靈璧石出蜂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之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岩岫佳者如菡萏或如卧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必能收香齋閣有之則香

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峰也偽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為之蓋太湖石微有聲亦有白脉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石

英州出此石如銅鑿聲亦如銅倒懸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峰至二三寸亦几案竒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石

道州石亦起峰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躑脆不任衝撞

融石

融州老君洞所出亦起峰粗燥体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

竒峰高大可愛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春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

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然石粗而色不佳間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

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棋子或刻作筆架並無

自然峰巒

太湖石

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用

惟石有水自出

紹興有士夫家有異石起峰峰之趾有一穴其中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間越師以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

竅正對岩岫間每焚香則雲烟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谷身同置一篋

硯屏辨

山谷烏石硯屏

古無硯屏或銘硯多鐫於硯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硯屏既勒銘於硯又刻於屏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硯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宣和玉屏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

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逼曉不
辨道路為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匾濶微吐良
玉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
飛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工工治作屏因貴
黨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
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石屏

永州祁陽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遠又多刻畫而
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松林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
逕描畫所不及又松上高二寸正堪作硯屏屏之式
止須連控脚高尺一二寸許濶尺五六寸許方與蓋
小硯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
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畫屏

收名畫極低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多留意
作玩面大如小盃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
用古人墨迹亦奇絕

筆格辨

玉筆格

惟黑白琅玕三種玉不用須鐫刻象山峰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家用玉作五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脚腹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為之以其有枝可以為格也

銅筆格

銅筆格須奇古者為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其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石筆格

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

高寸半許奇雅可愛

水滴辨

晉人水盂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水一合號右軍硯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硯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之故為水盂

銅水滴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

筆格

象牙高木作小梭面
上穴四竅加下座子
洗筆加荅訖倒插梅
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

白玉或瑤子玉者
色既白若水稍自泥
流及塵汚立見而換之
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
綠漆為筆蓋之則
作小穴如無玉器用古
寶完小磁蓋為時小
亦佳

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盃者皆古人以
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為水滴耳止堪几案玩具

古翰墨真迹辯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
紙桓温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故紋
必豎若二王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
後難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
令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
蘭亭押縫可見

此條与建世帖同
易前後

硬黃紙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如
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
真迹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倣書非真迹

建安帖真迹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迹今在長洲士夫家其帖
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曾以此
帖勒于豫章其建安靈樞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
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人提空此
常禮也余屢見硬黃倣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

顏魯公之後寓永嘉
好事者守郡聞其家
有魯公真迹一區以獄
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
摹置郡齋遂書遂
歸泉南好事者晚年
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
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
淫所居無踪迹其人暴
居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此條在朝中名賢書前

字乃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硬黃提空真迹
反不提者此乃搨淳化閣帖贗作無疑蓋太宗廟刻
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于古
人提空處既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
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強率聯之故多讀不成鬻書
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贗迹又以墨染雜朱作為印章
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
表故色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
上等朱譬如古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宋朝名賢書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
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朋王逸老
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揚法華東
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
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
有家法草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適
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特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
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掣趨動循古法度無一筆
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躄逸老草殆欲欺
凌懷素或謂過之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
黑更經蒸潤則愈青
矣南碑用油墨煙故墨
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
文今厚墨皆效此

古今石刻辨

北碑紙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
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面處也凡北碑皆然且用
油蠟可辨

御府珍儲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
有宣和王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
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
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王瓢樣御寶

古人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中以供一日之用用
不盡則弃去來早再作故硯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
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
世惟吳傳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響榻偽墨迹

以紙加碑上貼於窓間以遊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
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易見

真迹難存

今傳墨迹者或云古人
真迹皆筆勢相聯屬
後世膺作者必逐字為
之謀不知此論行草者也
若楷書則此說難用古
人真迹字畫雖不連而
意實相聯屬觀其意
可也若徒其說誤矣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古今紙花印色辨

淳化閣帖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迹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于祕閣故時有銀鑲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

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手揩之不汚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貫文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祕閣反不如絳帖精神則此可以觀也

潭帖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寶曆八年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集其有晉人風度建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
舜臣用淳化帖重模
而參入別帖然山谷所
見閣帖精神過之舜
臣筆力單微而自能錫
石雖井閣階砌皆偏刻
其餘兩段數最多或
長丈餘者舜臣死子析
爲二長者自官錢沒入
上十卷於絳州守重
摹下十卷且之幼者復
重摹上十卷自是或一
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
康之火石并不存全虜
百年之間重摹以再慶
元間于官長少嘗見字
孰家有南渡觀自北方
所得舜臣元所刻本今

初時二卷其家珍藏
非得二千緡官所不肯
與乃北紙北墨精神煥
發現金虜所模者天
淵矣

此係石傳化國帖後

次重模失真遠矣

臨江帖

劉次莊模閣帖于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
曾模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
初本鋒芒未失者存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
其釋文間有訛處

蔡州帖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
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西府劉轡家

武岡帖

武岡帖亦二十卷雖取諸
帖重摹而參以人間未見
者其間惟右軍小字黃庭
最妙它帖無也
彭州刻歷代佳帖十卷
不甚精美紙色類北紙人
多以為北帖
一修在武岡帖後

武岡軍重摩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
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
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
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缺
處自可見

元祐祕閣續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迹刻續法
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無不減
古絳帖也

又名太清樓帖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迹皆藏御府
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迹重刊于太清樓而
參入他奇迹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
樓帖

淳熙秘閣續法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
重規疊矩宸書尤妙南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迹至
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
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州帖

汝帖乃王宋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
汝州印為黃伯思所搥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
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蘭亭帖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
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
可辯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
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間之間界行最肥而
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
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興感
同天青染全

宋宣獻公刻賜書堂帖
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鐘
一王帖于臨江模勒極妙
精妙今已重摹後有以
字跡書也忠宣公于宣城
者是而本許提學用刻
一王帖于臨江模勒極妙
精妙今已重摹後有以
字跡書也忠宣公于宣城
者是而本許提學用刻

王聖明前代遺
多有不見者後亦多
刻入書館取法入私書
山係在汝州後

之由由字類由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略也
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
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鐫
損署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
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
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
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
金人以氈裹之車載而去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迹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

碑在南方者尚多
如魏祀吳興石柱記舊
碑字書妙喜寺
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陽小字十文在邢州
法華傳墓誌在東京
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
碑在屋寺碑丹州刺史
碑在北方會稽高
碑家有重摹化屋寺
碑此逼真

石在高學士紳家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
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
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
勁適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
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有之寶

鍾元常帖

元常力命帖惟此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鳳塔題名

此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小篆

同天青錄

二八

三十三

三十三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
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南嶽碑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嶽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
翳間寺僧懼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
下故愈為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
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
為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

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
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
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恠則石恪猶犬則
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為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
其妙迹者價亦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
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

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
陰軒甍間雅悠然遠眺道路深邃儼然深居用墨頗
濃而被散分曉疑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

山陰僧偽作王大令書
假母摹志韓仇肖以子
增市具石于每疑其膺
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
及見東坡所作子由母
摹志語則僧實偽也

此在徐鉉後

石之工人每因舊迹
刻以為名食業

愈失真

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岩萬壑中
范寬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
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王友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
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年暈不退友乃昌之徒賦
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
也

徐熙黃筌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
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王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
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線孔雀鸚鵡艷麗之
禽動止生意

韓幹

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幅上作街道
闌干不作馬攏並無他物象其馬神駿不可名狀也

李伯時

伯時惟作墨不曾設色其畫殆所無筆迹凡有筆迹
重濁者偽作其於人物面相尤妙

惟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
先作圈線動利如鐵絲填
以墨來逼真所作荷蓋
風搖風生順之乃白之極
神有祖風作所翎毛獨
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
所作玉虛殿五屏面流
落人間微廟時已難得

屬多作寔寐而牛則遠
視如活近視有未工處
范多作楊柳筆烟嫩而
牛亦不及屬然三家近時
而無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
背而江南絹則粗粗而
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
搗合絲福不碍筆非如今
者練加數也古絹自然
破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
作者否或用絹包硬物
推成破處然絹本堅易
辨也

孫太古

太古蜀人多用遊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
下然衣摺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

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恠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
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
其妙

何尊師周炤

尊師不知何許人炤則熙寧畫院祇應所作猶犬何
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直幅橫幅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
於米氏父子皆古制也

古畫色

古畫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一種古香可愛若
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此可辨也

古畫軸

古人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如蔑段大而輕
古人用棗木降真烏木象牙他不用也

米氏畫

米南宮多遊江浙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子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為畫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壁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偽作米父子不如此

楊補之

臨州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所逼真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作墨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遊臨江城一娼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娼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為儉兒竊

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疋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能作墨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名畫多無對軸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醉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大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掛畫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兩日別易名
畫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又輪次掛之則不久惹
塵埃時易一_{看之}二家則不厭然須得謹願子弟或使令
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而切
不可用櫪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
煙之香止宜蓬萊箋耳窓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
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每設障畫之物止
宜_{常以}香爐琴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掛壁大寒於
室中漸着小火然如二月氣候掛之不妨然遇寒必
入匣恐凍損

裝背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
無疑者墨迹法帖亦然

辯名畫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脫真
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約往來山脚入水
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知妙手

辯繆畫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
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

古畫辨脫以手指點
之皆能破損一塊則不
復可數又有酒餘汗
染食油膩皆大成
切須片紙先寫此說
粘窓戶間以呈客方
可引客入觀然又有
多以覆罪者貴客者
兩以家有法書名
畫止可時以自娛苟
以奇品自炫誠冒禍之
端切宜謹之墨迹法
帖亦然若古鍾鼎尤
脫爛手觸之則糜潰
兼元章之言如此

洞天清錄
形山脚水面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雖不知名盡是
謬筆也

名畫印識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水年則有大年某
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
葉下易元吉書于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
寸印米元章有米氏審定真迹等印或用團印中作
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
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
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二寸長形印

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傳朋則曰延州吳說曰吳說
私印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
遠避宮洞於雲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作猿鶴皆走
而復歸吳道子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
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
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為洞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初尚
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
迪李安忠粟起吳澤數
手今名畫工絕無惟寫形
狀略無精神士夫比以爲
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
不可知胸中萬卷書目記
前代奇迹又車轍馬足半
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
之事哉

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大夫也

盧楞伽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
真如鐵線惟崔白作圈線頗得緒餘至伯時方不及也

畫無筆迹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
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
者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迹之
說故古人如孫太杏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
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

畫家點睛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
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
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
然須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摹臨

臨者謂以元本置於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
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
透汚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謂是弃也就
八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

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

金碧山水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為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承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耳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畫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墨其為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蕪菜條正避此

病耳由疑李伯時孫太古專畫忌如印

新刻洞天清錄集



明叢書堂鈔本說部第十三卷收此書取校茲刻補二十條
改正數百字又古畫辨次第亦大不同昔何義門得澹生堂鈔
本說為奇秘鮑深飲曾傳錄之今此本所得時何校更多顧
千里謂書古一日即多一好處豈不信哉丁巳八月初十日天津洪
水為災避居河北女學生陸倩如家著手校此作報不常十月
十二日乃得勘完時遼京師太平湖醇王故邸已西月矣

江安傅增湘謹志

